

给予启示的方法（下）

灵感

现在我们必须更详细地考虑书面圣言（继发的和永久的启示）是如何准备的，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些特别提供的容器是如何被处理的，还有人是如何受到灵感，以至于写下确实可以称为主的圣言的。

“圣言据说是受灵感而来的，因为它来自于主；写圣言的人据称是受了灵感。”（AC. 9229）这个“灵感”是什么？

这个词源自拉丁文“spiro”（呼吸）。它是圣灵向启示者“吹气”，影响他，引导他，甚至促使他写下神圣的启示。但这是圣灵的特殊运作，因为圣灵时时刻刻都在我们所有人身上以及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运作。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在于：通常情况下，人感觉不到圣灵在他身上的运作（赋予他生命），他可以自由地根据与生俱来的自由和理性行事。他行事是出于主，但好像是出于自己。因此，通常情况下，圣灵在人身上运作的效果被人的自我（*proprium*）改变和制约了；其结果是，就品质而言（不就起源而言），它是人的作为。然而，圣灵在给予启示时的特殊运作，发生的情况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自由意愿被暂时收回，他更完全地受到圣灵的影响。此时，他不像平时那样自由，不能自由地写他想写的东西。为了神永恒的目的，他暂时被剥夺了这种自由，以便圣灵能够通过人这个工具完美地、对应地展现祂自己。

这可以与主向古时的先知显现的方式相比较。他们的灵眼被打开了，就看见一位天使，被主的同在充满。在这个过程中（这是圣灵对天使

的特别流入)，天使的自我沉睡了；他们被神性充满，以至于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主（AC. 1925；DP. 96；TCR. 135:4）。因此，他们的自由意愿被暂时剥夺了，以便他们可以履行一个崇高的职分。

然而，三约的启示者受灵感的确切程度并不相同。区别在于留给他们的自由意愿的程度，以及主施加给他们的强制（或口述）的程度。在每一种情况下，被拣选的都是能够自由地（仿佛自发的）回应呼召的人。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是被迫担任这一角色；他们本可以放下笔；但被拣选的人都不会这样做。然而，在拿起笔之后，他们就不能自由地写什么了。

*鉴于巴兰（民数记第 22 章）和约拿（约拿书第 1 至 4 章）不愿说预言的实例，这里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但我们怀疑，对于那些作为给予书面圣言的工具的人，是否需要这种强制。

在我们考虑三约中不同程度的灵感之前，让我们首先注意所有启示的一个重要原则：灵感只能藉着（through，或经过）诸天堂产生，不能直接进入世界。这同样适用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初步的（准备性的）启示和继发的（最终的）书面圣言。

“圣言的本质是神性真理，人类和天使都从它获得属天的智慧，因为它是由主口述的；主口述的内容依次经过所有的天堂，最终到达人类。因此，它既适合于天使的智慧，也适合于人类的智力。因此，天使也拥有圣言，并像地上的人一样阅读。”（HH. 259）由此可见，灵感从神降至启示者是按照神性流注的顺序进行的，从灵界进入自然界。我们不能认为它是立即流入自然界（没有经过天堂的连续容纳），

或认为它是神的声音直接在终极层面上说话（见 AC. 9094）。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圣言的所有三约中都有属天和属灵的含义；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被给予的方式。我们读到：“在圣言的每一个事物中都有内在的含义，因为圣言的每一个事物都是受灵感而来的，既是受了灵感，就必然是来自天堂；也就是说，它们必然内含属天和属灵的事物，否则就不能是主的圣言。”（AC. 1783；另见 A C. 1887）然而，重要的是要明白，当我们说启示是由主藉着天堂给予的，这并不意味着启示在任何方面是来自天使。天使是充当一个工具，但他们的自我不允许在任何程度上影响启示。它是从主那里藉着天使而来的（AE. 8；AR. 809；AC. 1925）。地上的启示者也是如此，他们的自我丝毫不能影响启示。主藉着他们显明真理，真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属于他们。我们记得史威登堡曾说：“至于我自己，我不曾被允许从任何灵的口中或任何天使的口中获得任何东西，唯独是从主的口中获得的。”（De V. 13）

现在让我们分别考虑三约的灵感。从某种意义上说，旧约的灵感是最完全的。正如我们所说的，先知自由地回应呼召，自愿地准备纸张和墨水，并抬起手来书写。但一旦他们开始书写，他们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出于灵感；事实上，每一个字母，直至一点一划都是如此。此时，他们的自由被暂时剥夺了，他们只能写下口述给他们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神性流入，处理他们头脑中的容器，这些容器是他们从尘世的环境和灵界的教导中得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先知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W E. 6884）。这样，神性真理给自己穿上了衣服，但这样

的衣服（灵感是如此完全和精确）不仅使文字（故事或句子）的含义包裹并显示了神性真理，而且每个单词、每个字母、直至一点一划都是如此。

因此，当旧约先知书写圣言时，他们的自由的的确是非常小的。他们接受字面的口述，不能书写别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口述的内容是神的灵感，因此是不可侵犯的，而出于人的东西不是这样。在旧约中，纸张上的瑕疵，墨水中的污点，都是无关紧要的，但每个字母的最小部分都有属灵的含义。

这种灵感是一种明明白白的口述。“他们从耶和华自己听到所写的字。”（AR. 945）显然，他们的身体是完全清醒的（他们不是在某种恍惚的状态下书写），但当他们的身体清醒时，他们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们应该写什么。他们在听写时的意识状态应与他们接受初步启示时的状态区别开来——那时，他们的灵眼被打开了，虽然没有身体的意识，但他们看见了灵界（Lord 52； AR. 945）。

我们已经说过，灵感的一个原则是，它是藉着诸天堂实现的。从以下段落可以看出，这也适用于当前的例子：

“我已得知主是如何向先知说话，藉着他们赐下圣言的。主向他们说话不同于向古人说话，向古人说话是通过流入他们的内在，而向先知说话是藉着所差来的灵。主以祂的同在充满这些灵，将言语启示给他们，由他们向先知口述。这不是流入，而是口述。由于它们直接出于主，故每一个字都充满了神性，包含内在的含义，属天的天使感知其属天含义，属灵的天使感知其属灵含义，世人觉知其属世含义。这

样，主藉着圣言将天堂与世界结合起来。”（HH. 254）但这种口述不是一个声音从外面传入先知的耳朵，使附近的其他人也能听见。有声音传到他们的耳朵里，但它是从内在途径传来：它听起来和别的声音一样响亮，但它来自不同的途径。天使的话语传到他们的灵耳里，又以对应的声音在他们肉身的耳朵里包裹自己。因此，在他们看来，声音是通过肉身听觉的正常途径从外面传到他们那里的（AC. 7055, 4652）。

在这种灵感的过程中，先知所理解的不过是明显的字面意思；他们不仅不知道这种口述是如何产生的，而且也不知道他们所写的东西中有任何属灵的内容，尽管他们确实相信这是耶和华的圣言（AE. 624(15)；AC. 5121）。

新约的情况有些不同。著作（SS. 13；LJ. 41）提到旧约的灵感是直到一点一划，但提到新约时，只是说到每一个字。没有任何地方告诉我们希腊字母的意义，不像希伯来字母那样。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旧约先知的灵感是直到字母，但新约福音书作者的灵感只是到字。初步的启示（通过主自己的话，通过约翰在拔摩岛上的异象，以及其他类似的方式）已经在福音书作者的头脑中确立了合适的容器；然后神性的流入处理这些容器，使它们包裹神性真理。此外，口述的是具有代表性或对应性的字。因此，新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启示中不可侵犯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字可以被拿走（启示录 22：19）。

因此，新约的启示者可以自由地选择纸张和墨水，可以自由地选择字母（单词的拼写无关紧要），但不能自由地选择观念或单词，这些都

是无误地口述给他们的。

福音书作者在写福音书和启示录时受灵感的确切模式在著作中没有任何描述。有可能是一种无声的口述，通过人的内在起作用，使人认为一切都是出于他自己。然而，似乎更有可能的是，它与旧约先知所得的口述相似：一个响亮的、生动的声音口述着他们应该写的每一个字。*我们可能倾向于认为，在主降临和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以后，主会提供一种新的启示模式。但我们必须记住，福音书作者实质上处于和古代先知相同的状态。就启示者而言，主降临的真正影响直到史威登堡才感受得到。然而，即使在他的情况下，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启示原则也同样适用。

*《诠释启示录》945 将约翰和旧约先知相提并论，似乎暗示了这一点。

在所有启示者中，第三约的启示者享受了最大的自由。他自己选择了字母和单词，但他表达的观念是受主的灵感。在这些观念中，史威登堡没有选择的余地，其中也没有他自己的东西。他自己选择了字母和单词，没有具体的口述，这一点从对著作原始文稿的检查中可以看出。在这些文稿中，我们看到他多次改变一个字；有一次在拉丁文“a”和“ex”之间摇摆不定，超过了六次。

事实上，要在相信口述的（或逐字的）灵感的基础上，准备一个“公认的文本”（textus receptus）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些著作中，没有任何地方表明它的灵感超越了观念（句子）的层面。《详解圣言》（the Word Explained）中某些段落似乎很清楚地教导了这一点，但

它显然只是一种观点的表达，或者只是泛泛而论。在写作《详解圣言》期间的早期预备阶段，史威登堡可能将观念的灵感误认为是实际文字灵感。在涉及这一主题的该书的最后一个段落中，他明确否认了他被允许保留实际文字的灵感（见 WE. 1409, 1530, 5587, 6327, 6884, 7006）。

史威登堡的世间经历和灵界经历（形成一个初步的启示）提供了容器，可以被用来以人类的、理性的衣服来容纳和表达神性的和天使的观念。这种衣服是受了完全的灵感，就每一个观念而言，必须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但拼写或选词的错误（两者都出现在手稿中）是人为失误，没有属灵的含义。

虽然我们强调新约的灵感和著作的灵感之间的区别，但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后者没有完全的权威或不是圣言。人若认为史威登堡在他的灵界经历中受了灵感，得了启示，但在他的著作中只是用未受灵感的文字写下个人的描述，这就摧毁了我们的根基和基础。我们就没有了权威，没有了主的再来，也不需要一个新的教会了。在新教会中，那些明确表示著作绝对权威性的段落经常被收集在一起。我们现在不需要全部重复它们，只需要引用一两句就够了：“它们不是我的作品，而是主的。”（SD. 6102）“来自主的已经被写下，来自天使的没有被写下。”（AE. 1183; De V. xiii）“主的再来是通过一个人来实现的，主亲自在他面前显现，并以祂的灵充满他，使他可以教导新教会的教义，这些教义是从主那里藉着圣言而来的。”（TCR. 779）

通过单单一次演讲，我们只能对我们感兴趣的给予启示的方法和三约灵感的性质提出一个粗略的轮廓。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说，也应该说。然而，从给出的大纲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我们注意到启示的方式和形式发生了渐进的变化。旧约是适合犹太人状态的感官型（sensual）启示，新约是对基督教会的道德型启示，著作则是对新教会的理性型启示（启示的冠冕，直到永远）。在这一系列中，有一个稳步的进展。在第一约中，启示者的自由实在很小，他只是提供纸张和墨水；在第二约中，他的自由更大，提供了字母；在第三约中，他的自由最大，因为他提供了用来包裹灵感观念的单词。

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有一个类似的进展。我们看到，自然界和灵界的现象被利用的程度之间的平衡发生了改变。在旧约中，有关世俗事件的“历史”非常多，而有关灵界事物的描述比较少。在新约中，随着启示录的出现，有关灵界事物的描述比例变大了。而在著作中，到目前为止，有关灵界事物的描述比例最大，这是基于史威登堡在灵眼打开后在他头脑中形成的容器。因此，随着这一系列的进展，对初步启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了。显然，给予启示的方式与该启示所针对的属世心智的层次有关。

有趣的是，在另一个领域，三约中灵感类型的差异与文本考据（textual criticism）的问题密切相关。我们最关心的是旧约文本的精确性，因为它的每一个字母都有重要的意义；相比而言，我们对新约文本的精确性不那么在意，尽管它的每一个单词仍然很重要；而

在著作中，我们更关心的不是字母和单词，而是它们所表达的观念。

现在，从年代的角度来看，我们原期望著作中的文本问题最少，尤其是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可以查考原始文稿。但情况恰恰相反。

由于马索礼人 (Massorites) 的工作，旧约的文本问题最少。新约的较多，著作的无疑最多，其中草稿和最终版本之间的差异、印刷的错误和其他非常困难的问题使得“文本考据”非常困难。此外，虽然新旧约正典的精确界定没有问题，但对于著作还没有这种明确的界定。这些问题不需要我们过分担心。我们毫不怀疑，神的旨意 (Divine Providence, 或天命) 会一直眷顾圣言的保存，正如眷顾它最初的产生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无疑会被引到真正的权威面前。

从我们一直遵循的推理路线中，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关于三约中对应的基础。根据前面所说的，可以肯定的是，启示的内容 (这些在启示者的自由意愿范围之外，是从主那里藉着天堂而来的未被改变的流入影响的结果) 是其所有内在事物的对应基础。因此，在旧约中，每一个字母，直至一点一划，因为是受灵感而来的，不是由先知自由支配的，故是内在属灵、属天和神性含义的对应性 (或代表性) 基础。在新约中，这个基础是包含对应的各个单词。在著作中，神性和属天的真理被其中所表达的观念 (或句子) 的对应形式包裹起来。灵感是源于神的真理通过离散的层次 (discrete degrees) 接连穿上衣服。最后的衣服必然包含这些更高的层次。如果三约是圣言，是对神性真理的容纳，那么它们也必然包含天使的真理 (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请再次注意必然适用于著作本身的这段话：“在圣言的每一个

事物中都有内在的含义，因为圣言的每一个事物都是受灵感而来的，既是受了灵感，就必然是来自天堂；也就是说，它们必然内含属天和属灵的事物，否则就不能是主的圣言。”（AC. 1783）

正如我们说过的，我们只能概述我们所想到的要点。有许多不得不略过，也有许多我们还不理解。随着教会研究的进行，在这些迷人的主题上，我们将逐渐看到更多的亮光。我相信，在寻求这种亮光时，我们需要注意我们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总体态度。首先，我们不应该把三约看成是三个竞争对手。不能因为灵感的类型（层次）不同，就认为一个优于另一个。它们每一个都在促成最终的三重启示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三重启示将满足所有人的所有状态，直到永远。

此外，我认为我们尤其应该避免将旧约和新约放在天平的一边，而将著作放在另一边。只有当我们理解了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区别，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著作的性质（地位）。现在的启示不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边一个，而是由三个不同但平等的伙伴组成。我们有必要从画前退后一步，从适宜的角度来看它，看到它是一幅三联画。

最后，在我们所有的研究中，让我们不要忘记，启示的唯一目的是叫人认识神的道，使他找到生命的正路。除此以外，它没有任何用途。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就是徒劳无功的思索。

“求你发出你的光明和真理，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诗篇 43:3-4）